共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日東　志村三左衛門楨幹　句讀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爲時敦被徵爲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弃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賞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賍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爲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

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輔國將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蕝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蕝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郡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

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
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
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
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於錢唐藻守嘉興賊
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
二軍王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
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
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
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
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
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
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
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
與將軍徐邈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
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
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
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千
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
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
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

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
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
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
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蕤峻時爲
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子崑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
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己恒以自隨出則
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
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卧處
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
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
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
帝舒爲荆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
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
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
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
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道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
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
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

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宇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

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
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
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親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
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
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
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
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
下見臣自兎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
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
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
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
外常與棲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
天施而譽負屢彰恐先朝露塡溝壑令微情不得上
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
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
侃使廙代爲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
不許廙爲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
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
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
得到州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

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遠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毋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顧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

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
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
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
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
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
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
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
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讐諍亦非阿黨而赦後
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
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

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
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已來見
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
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
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
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
害敦以彬親故容恕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大守彬爲
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
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
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

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尼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彰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

之最字旧顛倒

旧作判史

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道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駿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駿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

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虔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桑朗補湘東郡虔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隹邑豈可處下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下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啟浩引身告退虔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啟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尒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鄉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悤悤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間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皆漸多而遷徙每速虔之上議曰

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摽的而已固將澄任賛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澄任澄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攸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典之初三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

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電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踐阼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萇及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

旧作許云

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後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

元祿壬午年

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内
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吳戶歸者三万
餘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
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
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
過之竟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輸郡不彈糾
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
之温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
之復爲僕射是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温亦色
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

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
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歎曰作元凱不當
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
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
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
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
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奬王室伊周同美此大
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
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
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

玫字下漏安字栈字下衍時字

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遂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温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

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稱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

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虔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虔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降勳業每言若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嘯文 兄子騭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驃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

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為
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
譚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譚領
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
侯陳敏反譚東下討敏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
上譚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
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
討江州刺史華軼譚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
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譚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
屯宜陽為弢所逼譚進軍救卓卓上譚領長沙太守

旧作叛譚

固辭不就王敦叛譚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發平後
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為晉王
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
含沈充等攻逼京都譚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
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
難至上虞明帝手詔譚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譚
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譚曰
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
前鋒過浙江追躡充譚次于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
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

即位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
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
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
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
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
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
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
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
史未發還復吳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
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
出倉米振救之又脩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
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方斷決雖二
統軍旅而勤有傾敗以毋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
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
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佐嗣官至右將軍司
馬佐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
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
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鱉魚蝦鮓未可

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
顧曰扶虔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
之賜踧踖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
書未發而王恭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
吳興應歐敗有司奏嘯父與歐同謀罪應斬詔以
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為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之用
事以為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
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
過之與謝國桓裘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尋遣溫拜

駿駿使子谷拜裘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
常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
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
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
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
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
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以討華軼功
封東

丞相掾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壽

為州人所害衆徙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嵇嶠六年乃還祕書監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廻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嘏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為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為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為義興大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子會稽峻以祭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悝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悝悝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生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悝刻期效節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護晉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距要擊徽戰于高作大破之收其

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
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鹽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
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
據吳城衆自海鹽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
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羲吳興內史虞潭
並檄衆為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
為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
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
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寇軍控引無所非
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
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為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
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為吳令
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
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虔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
攻之閎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
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
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都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
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
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
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

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待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長子員嗣為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大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撰勳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任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官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當勉勵其德綏寧所部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

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泄田可
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
曰丹楊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
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為
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
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
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權
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
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
回共督丹楊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
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東軍將軍郗鑒又與
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
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
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
六十四子混嗣闓歿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
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
厚矢向誅鮪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
然而朱家客布為大俠之首鄺寄載呂興竇友之譏
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

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廣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慼之辰龍莞為出納之端制煞魚非獻替之術啸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聲頹暮年允之驊角無棄山川廣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欹彪之不撓寧浩旋温顧實南金廣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不駿為其選

列傳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正誤凡七

志村槙幹謹識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日東　志村三左衛門槙幹　句讀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負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

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宿衛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臣術以死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曰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松會堂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撤綱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猶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郤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懷懷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

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沖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又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紘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於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不可以私

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待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辭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冀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

甚上表曰臣嬰遘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霣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群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謝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勑中厨設精饌酬飲極懽

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幔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傚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傚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很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

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幹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郎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為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弊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從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

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憲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文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亂亂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文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文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冀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君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冀采發江荊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冀意在簡文帝而文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冀其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

録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冀等尋卒充專輔幼主冀臨終表以後任委愙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冀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百萬北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傑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

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録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

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郤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頓家釀言其能温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玄弟準見外戚傳

褚裒

褚裒字謀遠太傅褒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裒以才藝幹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裒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

裒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賴川庾敳即裒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裒裒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為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裒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勠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殄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裒獲全明年

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為恭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夔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夔為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夔常優遇之玄為政既急夔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鄉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夔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為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既有內難郡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夔往撫之衆心乃定

頃之

散騎

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夔出軍赴難夔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

朝廷戒嚴以夔

謂夔

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夔

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㬎令下㬎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禄大夫陸曄等出據尭城蘇逸任讓圍之㬎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㬎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為中護軍鎮石頭尋為領軍徙五兵尚書

散騎

待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為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特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為丞相擢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内山簡常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

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行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汗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絶不仕東巖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搆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閭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

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群士進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厠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怵三省憑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猶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烝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

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圍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

彊宜杭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

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彊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阿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洄洄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洄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洄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也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洄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

旧作虜也

嵩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致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鄰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

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進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
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
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
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
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
國之上馳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
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
寇而致詐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
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
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
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
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
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筹略先
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
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
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効百戰之餘亦不可
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録尚書事領司
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辞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

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
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還待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頴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禄大夫領司徒印綬童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瑤黄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且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

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憸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迭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慊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闔時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賻贈之禮一依大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

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
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
尚而談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
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
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
公過浮航脫帶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紞有才

學字下一有丈義二字

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
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

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
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
流涕曰不能滌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
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
守郡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
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
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
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
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顗川荀
閬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

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
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
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壼並以
時譽邊從事中郎蕭統記室時四方多務戡疏殷積
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
及顗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
任一國之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儁召恢爲尚書
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
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
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

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
下喪亂風俗陵遲宜蕩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
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
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
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
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
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
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
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明

帝征敦以恢為待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
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驃為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
會稽內史徵為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
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
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
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賻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
以太牢子魁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順字道回亦為
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
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
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
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
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
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
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
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
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
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

侍中安西軍司並種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虛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

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荅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

抱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跡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桓温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温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頼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温和同不宜内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

益

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遐據倉垣又求鮮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昇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詭疑誤朝聽獄有訛將致大辟自期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拔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積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

芳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冉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狠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弭管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勑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退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

一作我與我

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温齊名而每心競温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温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温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人合貪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
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謀誤開
十竟達空啓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
洧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洧及
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
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啟浩體德沉
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
清勳積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
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尊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
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
洛脩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
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
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
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
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録使
法有餘宽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空禮同
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
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
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無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

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悔而充抗言謟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道揚於末命頗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士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實以刑書斯為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瑶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蕆知名或雅或清次道友棨謀遠

忠貞中軍鑒高譽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
旧作唯光
任短功虧名辱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正誤凡七

志村楨幹謹識

列傳第四十八

晉書七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日東 志村三左衛門楨幹 句讀

孔愉

子汪 安國
從子坦 嚴 弟祖
從弟羣子況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還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遏愉為

叅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叅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叅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

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
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
闇忝厠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寇未殄疆
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
獘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賚不足困悴之餘未
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分官省職貶食節用
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賛揚大化糾明刑政
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禄殃必及之不敢橫
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
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

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道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
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之
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道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
道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
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
軍將軍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
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
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
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
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

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
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
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
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
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
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
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其有
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乏才
名以富壻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
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
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絰涕泗竟日
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
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惟謇可
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
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泥充所害故
人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
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群屬文元帝為晋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堂郎初到晋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宫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悦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胄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侥倖投射者得官

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宜因宇旧顛倒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玩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父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以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塩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

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盛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為丹楊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徵臣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匿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

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降而神州振蕩遺堘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踦踏豺狼之穴朝廷每監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殄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資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友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関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黠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

罷踴躍、齕噬爭先鋒鏑一交、王石同碎雖復後悔、何
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為行李之
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
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
職數年遷待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
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
射王彬卒議者以為欲都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
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
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
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

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訪善道由是忤導出
為廷尉快快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
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
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斃自省縣縣奄忽
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
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
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機緣之佐常頴下風使九服
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
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

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
勳謚曰簡亮兼書曰延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
得二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齊悲恨傷楚
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
相痛惜吾以寡之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
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
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
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并致薄祭望
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旧作方才　旧作深隕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
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鼈酒其一何故非
也檢視之一鼈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
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
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黄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
掾尚書殿中郎散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
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
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
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懐所以日
昃傾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

笑一作奕

至私哉而處任者所志不同所見各異入口云云無所不至埏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為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廣蘭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入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

一作義感

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楊尹庾蘇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冀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混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嚴

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弈求海
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旧作牽建）帝初從之嚴諫乃止
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
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之故有所賜令通
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
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
餘杭婦人經年荒窶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東有兄
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
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
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諍

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群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
時臣術有寵於峻竇從甚盛群與從兄愉同行於橫
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群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
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
導保存術常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
答曰群非孔子厄同臣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
於識者猶憎其目道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
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誤布日月久糜爛邪荅
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

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今麴蘗事其兢酒如此卒於官
嗣子沉
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
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
以衰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
沉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儁沉子歛位
至吳興太守廷尉歛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為吳興
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
刺史潭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閤
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為國
者恃人須木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
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
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
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
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
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
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

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祚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

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謀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稍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

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今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即出為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為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禄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禄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

而無公望一丗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詣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賣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内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楊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

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賑貸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謀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息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

存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林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鑒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郡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鑒賞之非並補闕彌遠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木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臣尼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列傳第四十八

正誤凡九

晉書七十八

志村楨幹謹識

晉書

列傳

自四十六至四十八

三十三

晉

列傳

自四十九至五十一

三十四